

□ 荷花池

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先进基地”。这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重大革新。

“两弹一星”工程是我国最伟大的国防建设工程，也是我国最尖端的科技创新工程。在23名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14名是清华人。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以身许国、功勋盖世的脊梁，他们也是在科技领域创新攀登、追求卓越的先锋，他们更是体现清华创新风格的杰出代表。对战国竹简的深入探索与开发，是清华人穿越千年历史的创新壮举。

一百多年来，几十万清华人在全中国、在全世界继承发扬清华风格，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杨振宁先生说：“清华大学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的哪所大学可以比拟。”今天，我国高等院校的教育制度、政策、方法等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优良的学校风格无疑应当认真地继承和发扬。在祖国进入逐梦复兴的新时代，热切地希望清华学子们不忘初心、自强不息。衷心地祝福母校继往开来、人文日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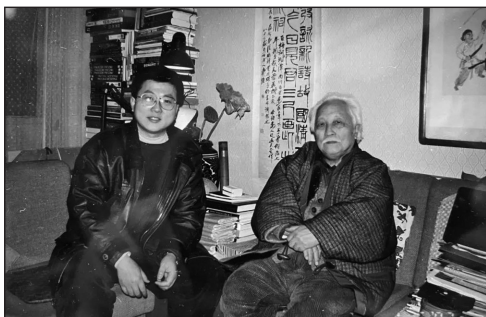
小品不能小，小品要有大气象

○陈 辉（教）

陈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仃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

代表作品《中国文化》《皖南迷境异幻时》《卢沟桥之岁月》《中华瓷韵》《岁月之遗痕》《老院子的光线》《什刹海印象》等。在近30年的水墨艺术创作中，以其具代表性的水墨语言诠释了极具中国本土意识的传统文化符号，构建了东方美学精神与当代艺术视觉张力的融合。在艺术直觉与生活感悟的汇通中，作品呈现出一种中国式的情怀述说与光影的神秘语境。开拓了中国画水墨艺术语言的新品种、新风貌。艺术风格与表现形式独具一格。

“小品不能小，小品要有大气象”这句话是张仃先生在看我小品画时曾对我讲的绘画道理。时隔三十多年，这句话一直



陈辉与张仃先生（右）

是我研习中国画写生创作的理法之道，让我受益良多。尽管艺术历程中画风几经更迭，然先生之简括朴素的话语道出了艺术表现作品格调的根本，教化我心不得迷失。

时间追溯到1988年的秋天。那时，我结束了为期一年的中央机关讲师团赴广西柳州支教活动，拿着在广西支教期间得闲暇之余画在卡纸上的小品，来到红庙北里的高职楼请教张仃先生。轻轻叩敲张仃先



《皖南冬景》 23cm×69cm (2023)

生的家门，不一会儿楼道的房门打开，理召先生微笑着招呼我走进屋内，没等我坐定就看见张竹先生手持寿杖缓步从内屋走到客厅，朝着我点了点头，慢慢地坐在了沙发上，随手拿起烟斗装上烟丝，伴着打火机的咔嚓声，一缕青烟缓缓流出，缭绕在先生的面庞前渐散周边。烟雾的片刻遮罩挡不住先生锐利和善的目光和坚毅包容的身廓，我看到了一个大学者、大先生的从容与淡定，一个白发老人、艺术前辈的高瞻与胸怀。

因为之前有电话联络，故先生知道我的来意。这时，我拿出我在广西画的国画小品展现在先生面前，一张一张地翻给先生看，每翻一张都想听到先生的指点与教

诲。当时甚至觉得自己很得意的作品或能听到先生的褒奖与鼓励，直到看到最后一幅小品时，先生也一言未发。我收起全部小品画正想要请教先生时，先生开口了。他说：“小品不能小，小品要有大气象。”先生接着说：“大画易空小画易紧。一幅好画应能收能放恰到好处。”我望着先生正揣摩着先生的话意，先生又说道：“画小品时要学会用大毛笔去尽精微至整体，大毛笔的笔尖可以勾勒细部，笔的中端和末端可皴、擦、点、染。墨气易控便衔接自如，笔墨多变可以一气呵成，浑然一体就能气韵生动了。”先生一席话让我豁然开朗，直击我小品画问题的症结与要害。

领悟着先生的提示，我似乎意识到了我精微细致的作品中存在着只收不放的面面俱到和一丝不苟地描绘每个细节的毛病。因小品尺寸小，我只能用小笔作画，故画面过紧显得死板，缺少墨色烘托画面气氛。只有实，没有虚；只重视加法，忽略了减法；只在意细节变化，缺乏整体的墨韵节奏，影响了作品的艺术视觉效果与画面气象。再之后的写生，我把先生的话当作我写生创作的座右铭。“小品不能小，小品要有大气象”“一幅好画应能收



《远处传来了雷声》 35cm×46cm (2023)

□ 荷花池



《武夷仙境》 23cm×69cm(2023)



《逆光中的荷影》 35cm×46cm(2023)

能放恰到好处”“画小画要学会用大毛笔”等，这些至理名言一直影响我的艺术探索之路，鼓励着我对艺术的不断瞻望前行。先生真情简约的话语，既涵盖着艺术的品位与格调问题，又道出艺术处理手法的关键所在；还具体到笔墨技法的掌握问题，让我受益匪浅，受用终身。感恩先生的教诲，先生的人格魅力与艺术风范之光芒一直高扬在我的追求艺术的前方。

癸卯立秋

荷塘遐思

○马吉明（教）

很小的时候就读过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脑子里的印象是月下的幽静，至于池塘边的蛙声、蝉鸣，早就随风飘逝了。因为在乡下的夏夜，荷塘蛙鸣实在是太平常了，不会有人在意它的存在。

当我走进喧闹的城市，耳朵里灌满了人声、车鸣，生活里充满了匆忙，一天劳顿下来，真向往朱先生笔下清华园的荷塘。我每每思忖朱先生独步荷塘的意境，该是多么的恬静、多么的悠闲与自满：“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

片天地好像是我的”“一个人走在这茫茫的月色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那贮满诗意的荷塘月色、蝉声、蛙鸣，几乎成了梦中的乐园。

当我真的有机会经常走过荷塘的时候，却忘了曾有的梦，以致于忽略了校园的花开花落、藤影荷声，而每每是在看到残荷的时候，才忆及儿时背诵过的一首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